畫由心出　寓情於墨

——鄭淡然《白牽牛》《瓜熟時切》賞析

劉居上



白牽牛 設色紙本鏡片，縱 40.5 釐米 橫 47.2 釐米 私人收藏

鄭淡然（1910–1997），女，香山縣（今中山市）石岐人，祖籍中山濠頭，出生於堪稱新派的書香世家，從小對藝術十分嚮往。7 歲，父親讓她隨梁雲樵學畫畫，隨叔父鄭哲園習詩填詞。3 年後，師事居廉門下的李鹿門、李君彝父子。

1924 年，鄭淡然前往廣州拜高劍父為師，不久便在同門中享有“花王”的美譽，與張坤儀、伍佩榮並稱嶺南派三女傑。高劍父對她十分器重，除傳授畫業外，還常帶她參與陳樹人主持的“清遊社”郊遊賦詩、寫生等活動。

抗日戰爭期間，她與春睡同人避亂於澳門，抗戰勝利後才返回廣州，1949 年因侍奉重病的母親回到家鄉中山，其後封筆 30 年，直到 70 年代末重新拿起畫筆。

1995 年 4 月，鄭淡然應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邀請，赴澳門舉辦《鄭淡然花卉畫展》；1997 年 4 月，應廣州嶺南美術館邀請，在該館舉辦了她人生的最後一次畫展，不久因腦溢血于同年 12 月 23 日病逝。

此次由家屬送往澳門藝術博物館參與“濠江繾綣——前賢書畫展”的兩幅畫作，《白牽牛》創作於廣州淪陷前夕。那時，高劍父等正致力於以“融合中西”方式創作“新國畫”，變“師古人”為“師造化”。據鄭淡然晚年回憶，當時，每逢週末，高劍父、陳樹人喜歡率領“清遊社”同仁到廣州郊外寫生，《白牽牛》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。早年的鄭淡然，特別喜歡以沒骨畫法描繪白色花卉，著意表現花瓣詩意的輕柔。這幅《白牽牛》，以及其後直到晚年繪畫的多幅《曇花》，大都採用類似畫法。只是畫《白牽牛》時正處無愁無慮的年華，因而筆下的白牽牛更其玲瓏剔透，潔白無瑕，不似晚年的曇花，多少令人感慨於滄桑的幻變。

《瓜熟時節》曾取名《蛇瓜》，在 1939 年的“春睡畫院留澳門同人畫展”展出，屬居澳初年作品。也許為了一抒國難時期的抑悶，此畫雖然延續她一貫的自由抒寫畫風，卻化“婉約”為“豪放”，以草書入畫，讓畫中的主體蛇瓜，從右上角瓜棚向左下角傾瀉而出，一揮而就，再以濃墨在乾未乾時刷之，以表現其質，大有不吐不快，一吐為快之意。即便如此，仍覺猶有未盡，因而在瓜的左側，再添一柄幼瓜，以大致相同走勢伴同生長，預示在不多日子後，還要再添一柄卓具同等氣慨的新瓜。至於那些並不顯眼的竹籬和瓜葉，則以簡約筆法，安排在右邊和偏上部分作為陪襯。畫面墨韻酣暢淋漓，而又不失造型準確，可見作者駕馭筆墨的功力。

嶺南畫人的“師造化”，不是空洞口號，而是對審美觀與價值觀的重構。從《白牽牛》與《瓜熟時節》兩畫，可以體會畫家踐行諾言的努力，還可以感悟到思想感情對繪畫風格的影響。表達對日寇侵華的憤慨不一定需要畫出高舉的拳頭，《瓜熟時節》那噴薄而下的神來的一筆，不是可以令我們從中感悟許多許多麼！

晚年的鄭淡然曾寫下這麼一首《木棉》詩：“爆竹聲中歲序移，閑調彩墨寫新枝。潑朱催促木棉發，願比春風早些兒。”於此可以窺見及畫家寄情翰墨的習慣，以及年逾古稀尚還保存的一縷童真。



瓜熟時節 設色紙本立軸，縱 102 釐米 橫 26.5 釐米 私人收藏